



怀念少年读书时

□肖复兴

我第一次自己买的书，是花一角七分钱，在家对面的邮局里买了一本《少年文艺》。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时候，邮局里的架子上摆着好多杂志，不知为什么，我选中了它。于是，我每月都到邮局里买《少年文艺》。

看《少年文艺》的日子

记得在《少年文艺》里最初看到了王路遥的《小星星》、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和刘绍棠的《瓜棚记》，我都很爱看。

其中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名字叫《马戏团来到了镇上》。之所以把作者和小说的名字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小说特别吸引我，让我怎么也忘不了：小镇上第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两个来自农村的穷孩子从来没看过马戏，非常想看，却没有钱，他们赶到镇上，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可以换来一张入场券，他们马不停蹄地搬了一天，晚上坐在看台上，当马戏演出的时候，他们却累得睡着了。

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外国小说，同在《少年文艺》上看到的中国小说似乎不完全一样，它没有怎么写复杂的事情，集中在一件小事上：两个孩子渴望看马戏却最终也没有看成。这样的结局，格外让我感到异样。可以说，是这篇小说带我进入文学的领地。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夹杂着美好与痛楚之间忧郁的感觉，随着两个和我差不多的孩子睡着而弥漫起来。应该承认，马尔兹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那时候，在北京东单体育场用帆布搭起了一座马戏棚，在里面正演出马戏。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马尔兹的这篇小说，曾想入非非，小说结尾为什么非要让两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累得睡着了呢？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看到了马戏，我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还会爱上文学并对它开始想入非非吗？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忽然特别想看看以前的《少年文艺》，以前没有买到的，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了一部分，余下没有看到的各期杂志，我特意到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借到了它们。渴望看全全部的《少年文艺》，成了那时候的蠢蠢欲动。那些个星期天的下午，无论刮风下雨，都准时到国子监的图书馆借阅《少年文艺》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国子监到了春天的时候，杨柳依依，在春雨中拂动着鹅黄色枝条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少年时的阅读情怀，总是带着你难忘的心情和想象的，它对你的影响是一生的，是致命的。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藏书

进入了中学，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千家诗》。那是同学借我的一本清末民初的线装书，每页有一幅木版插图，和那些所选的绝句相得益彰。我将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抄了下来，记得很清楚，我是抄在了一本田字格作业本上，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背诵其中的一首，那是我古典文学的启蒙。

我的中学是北京有名的汇文中学，有着一百来年的历史，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许多解放以前出版的老书，藏在图书馆里面另一间储藏室里，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管理图书馆的高辉老师，大概看我特别爱看书吧，她便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撼了。

从尘埋网封中翻书，是那一段时期最快乐的事情。我像是跑进深山探宝的贪心汉一样，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揽在怀中。我就是从那里找全了冰心在解放前出版过的所有的文集，找到了应修人、潘英华的诗集，黄芦隐、梁实秋的散文和郁达夫、柔石的小说，找到了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和契诃夫所有的剧本，还有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和《吉檀迦利》，以及萨迪的《蔷薇园》和日本女作家壶井荣的《蒲公英》。

记得第一次从那里走出来，沾满尘土的手里拿着两本书，我忘记了是上下两卷的《盖达尔选集》，还是两本契诃夫的小说集。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规矩是每次只能够借阅一本书，大概高老师看见了我拿着这两本书舍不得放下哪一本的样子，就对我说：“两本都借你了！”我喜出望外的样子，一定如同现在的孩子得到了一张心仪的歌星的演唱会的门票一样。我和高老师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时，我沉浸在那间潮湿阴暗的屋子里，常常忘记了时间。书页散发着霉味，也常常闻不到了。不到图书馆关门，高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我是不会离开的。那时，可笑的我，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珍藏了。

（本文选自《世间是一部活书》 天地出版社出版）



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来形容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恰如其分。

今年已过鲐背之年的阎崇年，在谈到他在90岁高龄还能保持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时说：“并不是因为基因、饮食等原因，更多的是得益于读书。”“读书是身体健康的第一重要因素，会读书的人，更有利于康寿。”他在日前做客中国版权协会远集坊第64期活动时分享了他的读书感悟。

读书与康寿关系

阎崇年谈到了自己九秩人生中对于康寿与读书关系的认识。何为康寿？阎崇年认为，“康寿”是指身体健康的年龄，而“长寿”是指生命自然结束的年龄。如何能达到康寿，他认为办法之一就是读书。如何读书才能康寿？他谈了自己的8点看法。

第一，读书使人明白事理。明白事物的内在联系、外在联系、利弊联系、古今联系。人可以通过读书，明白事理，其利禄、权位、荣辱、浮沉、进退、成败等，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青少年数字阅读教育基地：

搭建便捷有趣的阅读资源平台

□本报记者 徐平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青少年数字阅读教育基地授牌仪式暨“嵌入式阅读课程”首发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该基地的设立，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为广大青少年搭建更加便捷、丰富、有趣的阅读资源和平台。

整合优质阅读资源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青少年数字阅读教育基地依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专业资源和品牌影响力，通过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二级单位广州数字出版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单位，推动儿童文学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阅读项目和活动。

活动现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驻会副会长楚三乐向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牟波授予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青少年数字阅读教育基地”牌匾，此举标志着双方在推动青少年阅读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正式开启。

基地将秉承“科技引领阅读，文化滋养心灵”的理念，充分发挥阅读的纽带作用，立足广州，辐射大湾区乃至全国，推动青少年阅读事业的发展。

阅读核心在于内容

在以“AI时代，阅读的新与旧”为主题的对话现场，多位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工作者分享了数字时代阅读的新趋势。“我很早用来帮助自己写作，其主

阎崇年鲐背之年话读书

□本报记者 赖名芳

都一笑置之。调节自我，适应自然，移短为长，获得康寿。第二，读书使人经天纬地。读天文书，可以拓展视野，从宇宙看银河系，从银河系看太阳系，从太阳系看地球……读点历史书，从亘古往下看，从一万年人类文明史看，一次征战胜利，一座官殿建成，一个历史事件，一个人物生死，都不过是沧海一滴，皇仓一粒！第三，读书使人心大心硬。读书使人心善、心宽、心大、心硬，品格高尚。人，贪嗔恼怒、生气烦躁、多愁善感、患得患失、优柔寡断、为情所困等，都是疾病的心理之源。读《论语》《心经》易使人心善、心宽；读《横渠四句》易使人心广心大；读《正气歌》易使人心硬、心坚。儒家圣人孔子、亚圣孟子，都是读书、修身、养性的榜样，也都是读书高寿的榜样，即人们常说“仁者寿”。第四，读书使人了解自己。人的身体是由各个器官组成，各器官以及器官与器官之间需要相对平衡、养护、修复。读书、看报的人会从中学习知识。所以说，读书有益于康寿。第五，读书使人志趣高雅。例如清朝官员马慧裕普通家庭出身，自幼聪慧，刻苦读书，最后官至礼部尚书。他人仕后，最大的兴趣和爱好是读书、写字、作诗三件事。他以读书、写字、绘画、作诗为业余志趣，自然生活淡泊、清静高雅。当时流行一句话：“淡视名禄，康寿百岁。”第六，读书使人淡泊清静。读书会使人生活清淡，减少嗜欲，利于康寿。康熙皇帝说过：“凡人进

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第七，读书使人修养身心，也有助于养心养身。康熙皇帝曾说过：“学以养心，亦所以养身。盖杂念不起，则灵府清明，血气和平，疾莫之撓，善端油然而生，是内外交相养也。”即人们常说：“智者寿”，斯言是也。第八，读书使人愉悦病少。孔子在《论语》中提出读书有三重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由知而好而乐，读书读出乐趣，乐在其中。

阎崇年认为，读书可以使人明理达观、心大心硬、知己知人、高雅淡泊、致知专心、知行合一、愉悦快乐，而这些都是促使康寿的正能量。宋真宗赵恒《劝学篇》有四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稻粱谋。”阎崇年想再加一句：书中自有健康寿。

读书与人生四合

从自己多年的读书经验中，阎崇年认为，读书利于促成“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和己合，使天、地、人、己处于最佳平衡状态，这也有利于康寿。

阎崇年进一步解析道，每一个人来到

世间，都要处理同天的关系，盖无例外，此为“天合”。这里谈到的天，是历史哲学的天时。天时有大天时和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以决利钝，大天时以决兴亡”。任何个人，不能改变天时，聪明者善于利用天时、借用天时。巧借天时，这是智慧。他举了自己所著《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相关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播出，文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取得超出预期的宣传效果。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要处理同地的关系，此为“地合”。具体说来，主要是认识地利、利用地利、借用地利。如他所著的《故宫六百年》，就是借用北京、故宫、中央电视台、华文出版社这4个有利因素。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要处理同人的关系，此为“人合”。即与人为善，善于合作，发展事业，多作贡献，争取康寿。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要处理自己同自己的关系，此为“己合”。对于己合，他认为要做到4个平衡，即生理平衡、心理平衡、论理平衡和易理平衡。读书愈多，就愈会比较自觉地来处理生理、心理、论理、易理4个方面的平衡，尽量使自己过得平和、平安、愉快、幸福。

阎崇年还用60年的读书经验总结道，凡是在自己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者，其有4个共同点——敬、诚、淡、静。非一“敬”字，无以入其门；非一“诚”字，无以求其真；非一“淡”字，无以成其学；非一“静”字，无以成其家！各种学问，各行各业，无例外，盖当如此！

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唐春华提出：“每个孩子的阅读兴趣不同，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让孩子找到自己所爱，并在每个门类中尽可能挑选优秀作品。”“无论是纸质阅读，还是数字阅读，阅读的本质一定是悦己—共情—感悟的过程，所有形式都是帮助我们进入深度阅读。”新疆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慧敏说。

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青少年数字阅读教育基地研发的“嵌入式阅读课程”，在活动现场正式发布。牟波介绍，该体系从细化课程目标着手，依托“快乐读书吧”栏目，循着入选教材的作家作品，围绕“1+x”编写理念，基于学生阅读心理需求等对课程内容进行筛选，并以渗透阅读方法、融入阅读策略为目的，形成了包括“版本说明”“内容简介”“阅读任务”“阅读活动设计”“阅读加油站”“阅读评价”等板块的课程结构，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整本书阅读经验，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指出，面对海量的内容，要有非常好的个性化思考、跨界思维。“我们通过阅读、通过学习，培养自己的创造性。AI时代，青少年要有更好的思维能力、思维素养，把书读好，让自己成长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聂震宁说。



来自儿童文学、教育领域的专家在“AI时代，阅读的新与旧”对话现场分享数字阅读的新趋势。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供图

要目的是让它帮我找资料。AI永远应在人类的掌握之中，而不是人类受它左右。”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周蜜蜜说，“阅读之根本还是文字，文字中有作家的创作意图与思想表达，这是无法替代的。”澳门儿童文学协会理事长杨颖虹以“亦师亦友”来形容AI阅读动机。她表示，当我们通过阅读去解决生活中的困惑时，就有了持续阅读的动机，好像身边多了一位老师，可以经常去请教；数字阅读

给学习提供了很大便利，我们可以视之为“朋友”，朋友给我们推送的知识需要考证，让信息更可靠。

语文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欣歆从“根基”“广度”“深度”三个关键词解读了高质量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给孩子扎的根基正，能够去拓展孩子们的阅读视野，引导孩子们的认知升级，在阅读指导上就能把准方向。”吴欣歆说。

■书香中国万里行·优秀媒体人代表谈

书香为伴 阅行无疆

□本报记者 范燕莹

期重要的特刊，除了发布调研报告，特刊还面向报纸、广播、电视等上百家媒体约稿，呈现他们在开展全民阅读方面的特色做法。我还记得那期世界读书日特刊主题鲜明：《书海领航——全国百家读书媒体首次全展示》，当时我参与了调研、报告撰写及媒体的约稿、版面编辑工作，通过这项工作我了解了很多媒体关于阅读推广的特色做法。

正是这样一份扎实的调研和一份有意义的特刊，为联盟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余年来，联盟陆续创办了一系列阅读品牌活动：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书香中国万里行”、“微笑彩虹·书香温暖童年”公益阅读活动、“大众喜爱的阅读新媒体号”推荐活动，并成立全民阅读与融媒体智库。

转眼间，时间来到2024年，“书香中国万里行”迎来10周年。回首10年前，2014年4月，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指导下，集团联合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共同发起“书香中国万里行”大型巡回采访活动。活动开展伊

始，就把关注视角、报道重点聚焦基层，对准普通百姓，力争写出一批具有鲜活生命的新闻作品，总结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好做法和好经验。

10年来，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的记者们走过50多个城市，发现了很多的基层阅读推广典型。在河南三门峡，我们采访了农民女作家石淑芳，见证了她通过读书，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女成长为一个作家和编辑的成长之路。在湖北襄阳，我们采访了农民女作家周春兰，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折不断的炊烟》。在山东青岛，我们采访了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初中学历的他一直从书本中汲取力量，一路从二级工成为高级技师，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书香中国万里行”是爱书人的集结号。2023年12月，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10周年座谈会在井冈山举办，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当年采访的部分阅读推广人代表。我们在感慨时光飞逝的同时，还有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

家因为“书香中国万里行”相知、相惜，未来也会因为阅读推广这份美好的事业一路携手走下去。

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我在采访“双阅读”阅读品牌活动的创办人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安顺市知联会会长姚晓英时，她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我问：今年“双阅读”迎来第20届，“双阅读”平均每年几百场活动，退休之前，您还有很多公务在身，这2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对此，姚晓英答：“我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作家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参与阅读分享，是不是有点不对劲？何况我最后任职的地方是文联，这是靠作品说话的啊，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双阅读’这组能力的列车长，无法拔钥匙走人。”对于阅读推广的这份责任，我们作为书业媒体记者，何尝不是这样。

当下阅读环境发生深刻变革，数字阅读指数持续攀升、短视频对传统阅读的冲击不容忽视，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命题。作为书业媒体人，只有勇于接受时代向我们发起的这种挑战，才能更好地承担媒体人推广阅读的责任。

回望来时路，不忘再出发！我期待在未来的工作中，把更多好书推荐给更多读者，也期待通过阅读和行走，挖掘更多优秀的阅读推广人和阅读品牌，为书香中国建设贡献书业媒体力量。